

观念

谈演员

陶泽如说自己喜欢美国演员阿尔·帕西诺,那种不动声色就能表现雷霆的感觉实在是绝了,“好的演员就像一座冰山,或者是一个巨大的岩石,给人一种很厚重的感觉。”

他告诫刚入行的年轻演员们,文艺工作者要尽可能的纯粹一些,不要有其它的杂念和欲望,欲望应该全部转化到创作上来,“这样才会出现自己比较满意,大家喜欢的文艺作品。”

谈演戏

陶泽如举了一个例子,“那年在广西边境的一个地方拍戏,我演一个反派。美国回来的一个演员和我们一块吃饭,她很随意地看着旁边的人,对我感叹说,你看周围是人,边说话边吃饭的感觉是多生动精彩啊。如果你能把这种感受很巧妙地拿过来,用在自己的演技上面,那你就成为一个好演员。”

他在吴子牛执导的《大磨房》中饰演反动乡长廖百钧。这是陶泽如首次演反面人物,他对此非常在意。陶泽如认为:“很多影片中的人物并不能称之为艺术形象,而他是,廖百钧是。由于这个‘怪物’是很艺术地出现在后来的

《大磨房》里的,我就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他,也根本管不上他是主角配角、正角反角,便热情高涨地投入了创作。”

谈教学

陶泽如喜欢美国上表演课的教学方法,他们一般都是直接带着学生走出课堂观察生活中的事物,然后模仿,这种方式能够造就很出色的演员。“但国内很多导演对于表演不是研究得很透,这是目前教育里面存在的问题。”

一拍完戏,陶泽如就住学校跑,他会去教室听课,与学生聊天,把拍戏的真实感受告诉学生,他也会请一些优秀演员去学校上课。他认为:“学院培养的学生应该有所领悟和掌握,并且能够把握重大的疑难角色。”

记者问拍戏和教学有什么不同的感受。陶泽如说:“在片场是非常紧张的,而在学校里却非常轻松,没有太多的压力。” (陶泽如访谈摘录)

陶泽如在电视剧《西部警魂》中饰铁马。



陶泽如近影

艺术家档案

陶泽如 1953年12月生,南京艺术学院影视学院教授、著名电影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江苏省政协委员,江苏省文联副主席,江苏省电影家协会主席,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中国电影表演协会常务理事。先后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国家政府华表奖、中国电影金鸡奖、百花奖、中国电视飞天奖、金鹰奖、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等。2005年获“国家有突出贡献优秀电影艺术家”荣誉称号,2013年获江苏省“紫金文化奖章”。

参加主演的电影有《建国大业》《建党伟业》《辛亥革命》《一个和八个》《晚钟》《寡妇村》《生活秀》《我的九月》《最后一个冬日》《大磨坊》《烈火恩仇》《南京大屠杀》等。参加主演的电视剧有《天网》《深圳人》《步上云霄》《武训》《突围》《阿Q的故事》《黑洞》《黑血》《顽固辩护》等。电影《欢乐英雄》获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主角奖”;《红色恋人》获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配角奖”提名;《生存之民工》获中国大学生电影节学院奖“最佳男演员奖”;电视剧《天网》获中国电视剧飞天奖“最佳男主角奖”。

永不停歇的艺术追求

——“金鸡”影帝陶泽如的昨天今天与明天

□ 舒克

绿原

青峰

“活着,还是死去?”既是英国戏剧文学大师莎士比亚名作《哈姆雷特》中一句脍炙人口的台词,又是印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泰戈尔最著名小说的篇名。可见,在这个世界不同国度不同民族之间,有很多话题和语言,原本就是互通的。而这句对于电影演员陶泽如来说,则是他投入镜头前拍下第一组画面的时候,就在心中暗自思忖与反复探究的问题。从那一刻起,他的命运与电影艺术就结下了不解之缘。他觉得这一问句,必将伴随自己,同步电影之旅、艺术之旅、人生之旅。



陶泽如在电影《白鹿原》中饰白嘉轩。

因为朴实 却成为另类艺术家首选

1

和无数出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普通中国人一样,陶泽如随着家庭从都市下放到乡村,在苏北洪泽水乡度过了少年向青年的成长期。陌生的环境和贫穷的日子,使得少年陶泽如养成了沉默寡言的性格,但这并没有妨碍他对艺术的喜爱。他对画画、唱歌、表演,从小就富有浓厚的兴趣。1973年,在全国各地高校陆续开始恢复招生时,他考进了南京艺术学院戏剧系,开始正式学习表演艺术。校园四年,他经历了当代中国社会最强烈的一次风云突变:“四人帮”倒台、“文革”结束。这意味着,被压抑了十年之久的文化艺术界,将有可能得以复兴。长相朴实、善于思考的陶泽如,似乎感觉到自己未来事业的广阔前景,他默默地努力着、等待着。

1977年,从“南艺”毕业后,陶泽如分配到南京市话剧团,成为一名职业演员。那时候,正赶上“文艺春天”的到来,话剧重新热门。但是,对于陶泽如来说,这个舞台却并没有给予他更多的机遇。原因很简单,就因为他的“长相朴实”,与普通人无异。而当时流行的话剧《雷雨》《秋海棠》《高山下的花环》《八一风暴》《曙光》《初恋时我们不懂爱情》等,讲究的是主人公形象英俊,异于常人。那“长相朴实”的演员,就只能演个“路人甲”、“匪兵乙”之类,当配角了。相比之下,陶泽如还算是幸运的,他在这些剧中扮演了警察、工人、士兵乃至知识分子的角色,凭借自己的努力,给人留下了“他比较能演戏”的印象。那段日子,无戏可演时,陶泽如就去画画,把自己对艺术的追求与感觉,倾注在画笔上。终于,一出“前卫实验”的小剧场话剧《天上飞来的鸭子》找到了他,第一次把主角给了他,因为这出实验剧的创作者,对主人公傅尔的形象要求,就是要“善良、朴实,耿直得带些傻气”。陶泽如抓住了机会,很好地塑造了傅尔这个人物形象,不仅在圈内和观众中引起了反响,更为他日后走进大银幕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同一时期,电影圈内也出现了一批才华横溢、追求创新、观念前卫的年轻人。他们就是后来被称为“第五代导演”的张艺谋、陈凯歌等,他们正在谋划拍摄一部完全不同于常规的电影,就是《一个和八个》。一号男主角的形象,自然也是一反常态的,要求是“朴实、冷峻、硬汉”,就在他们这批年轻人手中诞生了。2010年,陶泽如的母校南京艺术学院举办“影声·记忆”展览时,再次放映这部影片,新一代学子们无不赞叹影片的先锋精神和主演陶泽如的“形象好酷”。

朴实,其实体现着一种艺术真谛。陶泽如长相朴实,先失后得,先苦后甜,由无人问津到成为另类艺术家的首选,一时间,“硬汉形象”掀起风潮,而他则成为引领者和标志人物!



陶泽如在电视剧《千局百计》中饰董祖荫。



陶泽如在电影《王的盛宴》中饰范增。



陶泽如在电影《哺乳期的女人》中饰旺爷。



陶泽如在电视剧《生死血符》中饰马保财。



因为争议 却成就当之无愧的影帝

2

《一个和八个》让陶泽如与电影结了缘,与第五代导演结了缘。作为第五代导演的开山之作,这部电影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饱受争议。不仅如此,在这之后的诸多“第五代导演”作品也皆具争议性。而陶泽如则在不断同他们的合作中,与这些争议结缘!

这里必须要提到第五代导演中另一位中坚者,也是与陶泽如合作最多、最具代表性的一位,吴子牛。1986年,在《一个和八个》历经坎坷才得以公映后不久,陶泽如与吴子牛开始第一次合作,主演《最后一个冬日》。陶泽如那张刚毅且具有沧桑感的脸膛,几乎是第五代导演们共同的喜好,而吴子牛尤甚。他当时就对陶泽如说:“你是为电影而生的,你能够演一辈子。”就此他俩接连合作,推出了一系列作品:《最后一个冬日》《晚钟》《欢乐英雄》《阴阳界》《太阳山》《大磨房》《南京大屠杀》等,而所有这些影片,没有一部不是引起强烈争议的,很多人表示无法理解创作者营造的那种画面语境和精神层面,而导演吴子牛却恰恰是通过这些语境和层面,透射出人类心灵的东西,表达一种人道主义的关怀。对此,唯有陶泽如能够深深理解并从中大彻大悟。他把影片蕴含的精神境界不动声色地融化于自己的角色塑造当中去。于是,奇迹出现了!当很多人对影片争议不下的时候,却惊人一致地给予人物形象的塑造者高度评价。《最后一个冬日》中的哥哥大陆,《晚钟》中的八路军排长,《欢乐英雄》、《阴阳界》中的石匠蔡老六,《大磨房》中的恶霸乡长廖百钧,《太阳山》中的退伍军人阿祥,《南京大屠杀》中的电厂工人李根发等。这一系列形象,无论正面还是反面,无论军人还是百姓,无不性格独具,彰显出陶泽如深层次塑造角色的巨大潜力。尤其是他在

《晚钟》、《欢乐英雄》和《阴阳界》中的表演,更是达到当年中国电影的最高水平。前者中的八路军排长,面对曾经血腥战争中的敌人,如今的俘虏们,不得不压抑自己内心的仇恨;后者中的革命者蔡老六,面对的则是妻子与父亲的亲人乱伦,他受到了撕心裂肺的情感折磨。剧中人物外表的冷峻与内心世界的波澜,被他演绎得淋漓尽致。继《晚钟》获得柏林电影节银熊奖之后,又与《欢乐英雄》、《阴阳界》一同将他推上了中国电影金鸡奖“影帝”的宝座。

除了与吴子牛合作的作品,陶泽如主演的有争议的作品还有:《寡妇村》获1988年度百花奖,他塑造一个渔村丈夫形象;《我的九月》获1990年度金鸡奖最佳儿童片奖,他扮演了一位顽童的父亲;《红色恋人》获1997年度金鸡奖最佳男配角提名,他扮演一个内心世界极其复杂的叛徒兼父亲;《生活秀》获2002年度金鸡奖最佳影片提名,他饰演一位有钱的情感追求者;《大码头》则是几度被禁、公映、又被禁的争议之作,他又塑造一个强悍的米店伙计形象。这些角色,同样是在争议中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不仅在电影圈,他在电视界也取得了巨大成就。他在《天网》《黑洞》《深圳人》《武训》《第五个空弹壳》《心跳》《民工》等剧中塑造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其中,《天网》中的县委书记赵天祥让他赢得电视“飞天奖”最佳男主角奖,《黑洞》中塑造的刑警队长刘振汉,和之后他饰演的多个警察角色,让他得到了“警察专业户”的美誉。

争议,对于艺术家及其艺术作品来说,绝非坏事。往往越是艺术经典,在其刚刚面世之时,越是会引起广泛地争议。而岁月却能够不断消解、磨平哪些争议,最终留下经典。

因为不变 却能够坚实地走向未来

3

不知不觉,三十多年过去了,陶泽如早已是获奖无数,功成名就。他当选为江苏省电影家协会主席,还兼任自己的母校南京艺术学院影视学院院长。社会地位的改变,并没有改变他依旧以一个普通演员的身份驰骋影视圈的状态,并没有停止他不断思考、不断追求的艺术之梦。

岁月无情,当年的青年硬汉,如今已到花甲之年。陶泽如自嘲,当年扮演老头,要费好长时间化妆,现在本色表演就行啦!他与第五代导演的合作还在继续。2010年,在与顾长卫合作拍摄的《最爱》中,他扮演了一个“怪病村”的老村医,他在身体健康却内心患了绝症和身体患了绝症却内心纯正的两个儿子面前,不停地奔忙,他将老人内心的复杂演绎到骨髓。可惜的是,影片公映时,他的戏份被剪去大半,但他并不为此而懊恼,他觉得他的追求已经在拍摄过程中得到了体现。2012年,他与著名的第四代导演吴天明合作拍摄《百鸟朝凤》,扮演一代唢呐艺人焦三爷。这个表面古板的老人,其实内心世界格外火热,由此而派生出感人的师徒、父子、兄弟情义。影片赢得2013年金鸡奖最佳影片、最佳男主角提名。他还得到第六代导演的推崇。他与陆川合作拍摄《王的盛宴》,扮演非同寻常的历史人物范增。他还与管虎多次合作完成电视剧《黑洞》和电影《斗牛》的拍摄。最近,他们又合作了一部战争历史剧《血符》。该剧根据上世纪四十年代抗日战争故事改编,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讲述战争与人性。陶泽如扮演中国乡村的老村长,竭尽全力帮

助美国飞行员逃亡安全地带。陶泽如对这个新角色有自己的深度理解。他说:这位老人并不是一个英雄人物,而是一个心地善良、人情味十足的老百姓、小人物,我要把握住人物的每一个细小动作,让性格出彩!

作为江苏籍艺人,陶泽如非常关心与江苏相关的作品。他与杨亚洲合作的《哺乳期的女人》就是根据江苏作家毕飞宇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影片全部外景在江苏兴化拍摄,表现某乡村留守儿童、妇女和老人三个不同年龄层次的群体关系,真实地揭示了当今社会不容忽视的现实问题。陶泽如说,这是在当前电影市场各种魔幻、时尚的“商业大片”流行时,非常难得的一部现实主义艺术精品,影片中的人物不仅能触动国人思考,更能够感动世界。不久前,他随影片参加第37届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得到相当的尊重与公认,获得“艺术创新”大奖。只是,目前国内浮躁而仅以票房盈利为目的的电影市场,似乎并不关注这部艺术佳作,圈内很多人对此抱不平,陶泽如却很淡定。他说:我们的电影市场从“大滑坡”到再红火,才刚刚开始,应当给它一个沉淀的过程,“炒作大片”的现象,是先吸引观众到影院中来,我想观众一定会逐步成熟,所以,我会以不变应万变,继续我的艺术之路。

岁月有情,几十年的历练,让他成熟,让他智慧,给予他更广阔的艺术空间让他去追求。什么样的片子与剧本可以接拍,什么样的角色形象更适合自己塑造,他更加能够把握得当。